

权威全译典藏版

童年·在人间·我的大学



王蒙推荐

国家教育部推荐读物
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

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，经久不衰的励志佳作
一部色彩斑斓、内涵丰厚、直面苦难、不懈奋斗的成长史

[苏] 高尔基◎著

曾冲明◎译

Детство В Людях
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

权威全译典藏版

童年·在人间·我的大学

〔苏〕高尔基◎著

曾冲明◎译

Детство В Людах
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童年·在人间·我的大学 / (苏) 高尔基著; 曾冲明译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1.10
ISBN 978-7-5404-5115-8

I . ①童… II . ①高… ②曾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苏联
IV . ①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86027 号

上架建议: 青少年阅读·经典名著

童年·在人间·我的大学

作 者: [苏] 高尔基

译 者: 曾冲明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耿会芬

监 制: 吴成玮

特约编辑: 丛龙艳

封面设计: 张丽娜

版式设计: 姜利锐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: 556 千字

印 张: 16

版 次: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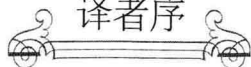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5115-8

定 价: 28.0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译者序



(一)

高尔基(1868—1936),原名阿列克谢·马克西莫维奇·彼什科夫。1892年,他的处女作——短篇小说《马卡尔·楚德拉》以笔名“马克西姆·高尔基”发表。在俄语中,“马克西姆”的字面意思是“最大的”,“高尔基”的字面意思是“痛苦”,高尔基也许有意借以表达自己的人生充满苦痛。六年后,高尔基的《随笔与短篇小说选》出版。此后,英、法、德、西班牙等十余种的译文版相继问世,高尔基从此蜚声欧洲和世界文坛。

在我那一辈人的记忆里,高尔基被誉为“无产阶级的伟大作家”和“苏维埃文学的旗手”。他那篇脍炙人口的散文诗《海燕之歌》,被列宁称赞为“适应时代”的长篇小说《母亲》,以及他的自传体小说“三部曲”《童年》《在人间》《我的大学》,是我国读者最为熟悉的。《童年》发表于1913年,《在人间》发表于1916年,《我的大学》发表于1923年,正值高尔基创作精力最旺盛、人生感悟最深刻、思想修养最成

熟的时期，这“三部曲”堪称他创作高峰时期的代表作，被视为世界文学珍品。

(二)

在“三部曲”中，《童年》是“序曲”，也是最富有魅力的一部，共十三章，描写了“我”从三岁到十一岁的孤儿生活。“我”三岁丧父，跟随母亲寄住在经济上可以算是“小康”的外祖父家里，由聪明、善良的外祖母抚养。“在外祖父家，人与人之间相互仇恨，这种气氛严重地毒害着大人，连小孩也都狂热地卷进去了。”外祖父残暴成性，经常打骂孩子，“我”也是在他的打骂下成长的；两个舅舅为分家争吵，甚至大打出手；外祖父家染坊燃起了大火，大伤元气，半盲人格里戈里师傅因火灾而被解雇、上街讨饭；外祖母的养子“小茨冈”也因两个舅舅的“过失”而惨死；舅舅们经常虐待和殴打妻子；大舅米哈伊尔为强占房子居然带领流氓攻击自己的父亲；表哥萨沙受继母虐待；母亲改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的大学生，家庭矛盾不断，甚至被施家暴，外祖父也因这件婚事而跟母亲争吵、打闹，甚至无端地打了外祖母……“这一家子蠢货”演出的种种闹剧，简直是家常便饭。他们打了又好，好了再打，家丑外扬，“闻名”于街坊邻居。这种愚昧、野蛮的“黑暗生活”使“我”感到非常痛苦，对“我”的毒害和影响可想而知！幸好，外祖母的抚爱、培养和教导为“我”的成长注入了积极的能量，使“我”终生受益。诚如小说所写：“她没来以前，我像是躲在黑暗里睡觉，但她一出现，就叫醒了我，把我领到了光明的地方。是她把我周围的一切连成一根不断的线，织成了五光十色的花边。她立刻就成了我终身的朋友，一个我最贴心、最熟悉和最珍爱的人——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的人生，使我充满对付艰难生活的坚强力量。”

《在人间》是“三部曲”的第二部，也是高尔基着墨最多的一部，共二十章，描写了“我”从十二岁（满十一岁）到十六岁（满十五岁）在“人间”当童工的痛苦经历。“我”十一岁丧母，外祖父家境衰落，“我”被外祖父赶到“人间”谋生。孤苦伶仃、满身稚气、只上过两年小学（同时以捡破烂为生）的“我”，相继在鞋店、表舅家当学徒，在轮船“善良”号、“彼尔姆”号上当洗碗工，后来又在圣像画作坊当学徒，最后替表舅在承包的建筑工程组里当监工。在这五年里，困难与折磨、劳累与辛苦、身体和精神上的伤痛是难以尽述的。比如刚满十一岁的“我”，在鞋店当学徒没多久就因热饭烫伤双手而住院，后在“善良”号上干了四个月受人诬陷而被食堂管事辞退，回到外祖母身边后只得靠捕鸟卖钱养家糊口，第二次在表舅家当学徒时又因被姨婆抽打得遍体鳞伤而住院……

总之，这是“我”在“人间”辛苦劳累、苦闷绝望的五年，也是“我”热爱读书、吸取知识、获得快乐、读书明理、奋发上进的五年！是“我”挨打受伤、挨骂受气、被人算计的五年，也是“我”得到一些好人庇护、关爱、指点、帮助的五年！是“我”耳闻目睹各种丑恶现象、耳濡目染各种市侩习气的五年，也是“我”自尊自爱、抵制污浊、免于堕落的五年！

《我的大学》是“三部曲”的终篇，原文并没有像《童年》《在人间》那样明确地分章，译者根据内容及内容间的行距标记，把《我的大学》分成了七章。这一部描写了“我”自十六岁到二十岁在喀山的多所“社会大学”里奋斗的艰难岁月。“我”满十五岁那年的秋天，在刚毕业的中学生尼古拉的鼓励和支持下，抱着上大学的愿望来到喀山。但“我”很快就觉悟到：上大学只是一种梦想。“我”身无分文，开始了在各所“社会大学”的艰难生活。“我”从尼古拉家搬到“马鲁索夫卡”大院的贫民区，与古里·普列特尼奥夫共用一个单人床，一边在外打工糊口，一面抓紧准备功课。不久，“我”到安德烈的面包作坊当“监工”，此外还要给一些订户，特别是大学生们送面包，并且抓紧一切时间读书。除了干活、读书，“我”还常去听大学生们对时政的辩论，并结交一些工人朋友。“我”的这些表现当然也引起了警察尼基福雷奇的关注，而“我”也有意识地跟这个老奸巨猾的警察周旋。后来，面包作坊濒临破产，安德烈家里遭遇变故，古里被捕，钳工雅科夫病死，水兵围攻妓院，织布工鲁布佐夫失踪，“我”对现实逐渐感到困惑、痛苦和绝望，乃至决定自杀。幸亏“我”自杀未遂，但从此对自己的评价大大降低。是“乌克兰佬”罗马斯帮助我渡过了难关。他请“我”下乡与他开商店，办合作社，做农民的启蒙工作。是他让“我”“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”，“以人的朴素感情为我打开了通往生活的大门，他帮我挺起了胸膛”。罗马斯是一个有思想、有经验、有能力、有修养、有威望的地下工作领导人，但他领导的启蒙工作还是以失败告终。最后，罗马斯和“我”各奔东西，“我”和另一个“社员”巴里诺夫在加尔梅克一个渔民“劳动互助组”安了身。全书到此结尾。

在《我的大学》中，“我”像许多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一样，热切地希望社会进步、国富民强，这不仅反映“我”当时的想法，看来也部分地代表高尔基创作并发表《我的大学》时的思想。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后发表了以“不合时宜的思想”为总标题的一系列政论文章，这些思想在《我的大学》里就有明显的反映。所以，《我的大学》对了解和研究高尔基的思想以及当时的俄国社会思潮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(三)

高尔基的自传体“三部曲”以其反映俄国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性和深刻性，以其弘扬真善美、鞭挞假丑恶的爱憎观和正义感，以其平凡而伟大的人格魅力，以其高超的写作手法，感动了一代代读者，尤其是对青少年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。

真实，确切地说，艺术的真实，是自传体小说的首要条件，甚至是它的灵魂！真人真事才能进传记，真情实感才能动人心，真知灼见才能给人智慧，真的爱恨才能震撼心灵。“三部曲”，特别是《童年》，之所以写得如此真实、动情、精彩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高尔基非常熟悉里面提及的人物——首先是“我”，其次是外祖母、外祖父、母亲以及其他与“我”朝夕相处的亲朋好友和常打交道的人物。在此基础上，高尔基进行合理的艺术加工，将生活经历描绘成色彩斑斓的佳作，展示了他扎实的语言功底和深厚的文化素养，也包括他敏锐的观察力、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分析能力。“三部曲”还部分展现了高尔基多难、多彩的人生阅历和奋斗自强的人格魅力，充满着对真、善、美的向往，正是因此才震撼心灵、引人深思、催人奋进。

在创作方法上，作为自传体小说，“三部曲”在写作上的突出难点与成功之处在于：既要准确、生动地重现“我”当时的言语、举止、神情、感情、认识，又要站在作家写书时的思想高度，用他成熟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来回顾、审视、评判、总结“我”当时的思想与言行，实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，实现艺术作品的“真、善、美”三位一体。

此外，作为描写真人真事的传记体小说，“三部曲”中没有虚构离奇惊险的情节，但却有许许多多美妙动人的片段。书里有对俄罗斯大好河山的赞美，有寓情于景、情景交融的散文诗，有成篇记录下来的优美童话，有对伏尔加河两岸风景的精细描绘，有朝霞满天的早晨、夕阳西下的黄昏、繁星满天的夜景，有笔墨清淡、活灵活现的人物肖像，也有浓墨重彩的场景与精心刻画的中心人物，有三言两语、风趣幽默的对话，也有看似浅显、实则深邃的人生哲理。

总之，全书艺术特色鲜明，情感真挚动人，冷峻、凝重的笔下飘逸着幽默风趣，压抑、悲伤的氛围里涌动着力量 and 希望。“三部曲”不会使你心灰意冷、意志消沉，只会激励你自强不息，奋斗进取。

曾冲明
2011年春

此书
献给
我的儿子



目录
Contents



001 童年

159 在人间

397 我的大学

童年

Д е т с т в о





第一章

Д Е Т С Т В О

在昏暗、拥挤的房间里，我的父亲躺在窗台下面的地板上。他身着白衣，身子特别长；两只光脚板，奇怪地伸着趾头；慈祥的双手安静地放在胸上，手指也是弯曲的；快活的眼睛紧闭着，被两枚黑的圆铜钱遮压着^①；和善的面孔也变黑了，齙着牙吓唬我。

母亲裸露着上半身，穿一条红裙，跪在那里，用那把我平时喜欢用来锯西瓜皮的黑梳子，将父亲柔软的长发从前额梳向脑后。母亲不停地说着什么，嗓音沉重而嘶哑。她灰色的眼睛红肿着，又仿佛在融化，泪水大滴大滴地往外流。

外祖母拉着我的一只手。她身体圆胖胖的，脸庞大，眼睛也大，软软的鼻子滑稽可笑；她一身黑衣，身体软软的，特别有趣。她也在哭，但好像哭得很特别，仿佛在给母亲伴唱帮腔。她浑身颤抖，使劲把我往父亲身边拽；我站着不动，往她身后躲，我害怕，又害羞。

我从未见过大人哭，也听不懂外祖母多次说的话：“跟爸爸告别吧！你永远也见不到他了，亲爱的孩子，他死了，年纪轻轻就死了……”

那时我重病初愈，刚刚能下地。生病期间，我清楚地记得，父亲高高兴兴地忙着照看我。后来，他突然消失了，代替他的是外祖母——一个奇怪的人。

“你从哪儿走来的？”我问她。

她回答：“从上头，从尼日尼^②来，但不是走来的，是坐船来的，水上不能走，小人精！”

这话真可笑！我也听不懂。我家楼上住着满脸胡须、染着头发的波斯人，地下室住着一个卖羊皮的老头儿——黄皮肤的加尔梅克人^③。骑着楼梯的栏杆溜下来，要是掉下去，还可以翻个筋斗，这是我所熟悉的。这与水有什么关系呢？她的话全错

① 在死去的人眼皮上“盖铜钱”或“贴铜钱”是一种习俗或迷信做法，以使死者永远瞑目。

② “尼日尼”是地名，是“下诺夫哥罗德”的简称。但此词字面上表示“下”，“下面的”。

③ “加尔梅克人”或译为“卡尔梅克人”，是俄罗斯境内一个少数民族。

了，糊涂得好笑。

“我怎么会是小人精？”

“因为你爱嚷嚷。”她也笑着说。

她说起话来亲切、快乐又流利。从第一天起，我就跟她成了好朋友。现在，我希望她快点儿带我离开这个房间。

母亲使我感到压抑，她的眼泪和号哭搅得我不安，但又使我觉得新奇：我第一次看见她这个样子。她平时很严厉，话少；她身上干干净净，平平整整，个儿又高又大，像一匹马；她身板硬实，两只手特别有劲儿。可是现在，不知为什么她披头散发，身体臃肿不堪，身上的衣服全撕破了。平时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像一顶白色大帽盘在头上，现在有一半披散在脸上，耷拉到赤裸裸的肩头；编成辫子的那一半摆来摆去，触着父亲熟睡的脸。我站在屋里已经很久了，可是她没有看我一眼；她梳着父亲的头发，不断地抽泣，泪水好像堵住了她的喉咙。

两个穿黑衣的乡下人和一个警察伸头往屋里瞧。警察生气地吆喝：“快点儿抬走！”

窗户是用黑披巾遮着的，披巾被吹得鼓起来，像一面风帆。有一次，父亲带我去划张着风帆的木船。忽然一声炸雷。父亲笑了，用双膝紧紧夹住我，大叫了一声：“没事儿，别怕，鲁克^①！”

突然，母亲从地板上费劲地挣扎着站起来，马上又坐了下去，接着仰面倒下，头发散乱地铺在地板上。她眼睛闭着，刷白的脸色变青了。她也像父亲那样齜着牙，声音可怕地说：“闭上眼……阿列克谢^②，出去！”

外祖母推开我，自己奔向门口，喊道：“亲人们，不要怕，别动她！看在基督的分儿上，你们走开吧！这不是霍乱，是分娩。请原谅，好人们！”

我躲到阴暗角落里一个高箱子后面，看母亲在地板上缩着身子滚动，只见她痛苦地哼着，牙齿咬得咯咯响。外祖母在她身边爬着，亲切地、高兴地说：“为了圣父和圣子，忍住点儿，瓦留莎^③！圣母保佑……”

我害怕极了。她们在父亲身边折腾，碰他，又哼又喊，可是父亲一动不动，好像还在笑。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很久，母亲不止一次地站起又倒下。外祖母像一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，从屋子里滚出来。接着，黑暗中有一个小孩子哭了。

“感谢主！”外祖母说，“是个男孩！”

① “鲁克”是爱称，“阿利克”的快读，但又是俄语中表示“葱头”意思的词。一语双关。

② “阿列克谢”是“我”的名，“阿利克”或快读的“鲁克”是其爱称，但还有别的“爱称”或“小名”，常用的是“廖尼亚”“阿廖沙”。

③ “瓦留莎”是“瓦尔瓦拉”的爱称，后面出现的“瓦里娅”也是“瓦尔瓦拉”的爱称。



她点上了蜡烛。

我一定是在墙角里睡着了，后面的事我都不记得了。

印在我记忆里的第二幕，是雨天公墓荒凉的一角。我站在一个溜滑的黏土小丘上，望着那个放着父亲棺材的墓坑。坑底有许多水，还有些青蛙，有两只已经爬上黄色的棺材盖。墓坑旁边有我、外祖母、湿淋淋的警察和两个手拿铁锹、满脸怒气的乡下人。暖和的细雨，像珠子一样洒在大家身上。

“埋吧。”警察说着，走向一旁。

外祖母哭了，用头巾的一角捂住了脸。乡下人弯下腰，忙着往墓坑里撒土，打得水花啪啪响。青蛙从棺材上跳下去，慌忙往墓坑两边爬，却被土块打到了坑底。

“走吧，廖尼亚！”外祖母抓着我的肩头说。我身子一扭，摆脱了她的手，我不愿意走。

“你真是的，上帝啊！”外祖母埋怨了一句，不知是埋怨我还是埋怨上帝。她低下头，默默地站了很久。墓坑都填平了，她还站在那里。

两个乡下人啪啪地用铁锹拍打着墓坑。一阵风吹来，把雨刮跑了。外祖母拉起我的手，领我穿过许多黑十字架，向远处那个教堂走去。

“你怎么不哭啊？”我们走出围墙的时候，她问我，“想哭就哭吧！”

“我不想哭。”我说。

“既然你不想哭，那就不哭好了。”她轻轻地说。

说也奇怪：我很少哭，而且只是因为受了气才哭，不是因为身上疼。父亲总是笑我流眼泪，母亲也总是呵斥我：“不许哭！”

后来，一辆四轮小马拉着我们一条很脏的大街上走着，两边是暗红色的房屋。我问外祖母：“青蛙能爬出来吗？”

“爬不出来了。”她回答，“愿上帝保佑它们！”

父亲和母亲谁都没有这样频繁、这样亲切地念叨过上帝。

几天以后，我、外祖母和母亲乘轮船开始了旅行。我们的座位是在小舱里。生下不久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，躺在角落里一张桌子上，身上裹着白布，外面用一条红带子捆着。我跪在包袱和箱子组成的行李堆上，从那又鼓又圆、像马眼睛一样的小窗口往外望：湿淋淋的窗玻璃外面，混浊的流水不断地泛起泡沫，有时候浪花溅到玻璃上。我禁不住要往地板上跳。

“不要怕。”外祖母说。她柔软的双手轻轻地接住我，又把我放到包袱堆上。

水面上是灰蒙蒙的湿雾，远方露出黑色的土地，但马上又消失在雾与水中。

身边的一切在颤动，只有母亲一动不动，她将两手放在脑后，靠着舱壁僵直地站着。她脸色阴沉、铁青，双眼紧闭，像个瞎子，一直没有说话，好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连她身上的衣服我都觉得陌生。

外祖母不止一次地低声劝她：“瓦里娅，你吃点儿什么吧，哪怕一点点儿，好吗？”

她还是一声不吭，一动不动。

外祖母跟我说话时轻言细语，跟母亲说话时声音大一点儿，但像是小心翼翼，而且话不多。我觉得她怕母亲。我理解这一点，所以跟外祖母更亲近了。

“萨拉托夫^①，”母亲突然大声而且生气地说，“水手哪儿去了？”

连她的这些话也令人奇怪，感到陌生：萨拉托夫、水手。

进来一个宽肩膀、蓝衣服、白头发的人，他送来了一个小匣子。外祖母接过小匣子，把弟弟的尸体放进去。放好后，外祖母双手端着匣子走到门口。但是她人胖，要侧着身子才能走过狭窄的舱门。她停在门口不知所措，样子真是可笑。

“你呀，妈妈！”母亲大叫了一声，从她手上夺过那个小棺材，于是她们俩不见了。我却留在舱里，端详着那个穿蓝衣服的乡下人。

“怎么，是你的小弟弟死了？”他弯下身来对我说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水手。”

“那么萨拉托夫是谁？”

“是个城市。你往窗外看，那就是！”

窗外，陆地也在移动。那片黑暗、陡峭的土地雾气蒸腾，像刚切下的一大片圆面包。

“外祖母去哪儿了？”

“埋外孙去了。”

“把他埋到地里吗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？当然是埋到地里。”

我告诉水手，埋父亲的时候活埋了两只青蛙。他抱起我，紧紧地搂住，吻了吻。

“唉，小弟弟，你还什么都不懂哩！”他说，“用不着可怜青蛙，上帝会保佑它们！你可怜可怜你妈妈吧，看她痛苦成什么样子了！”

我们头顶上响起了呜呜的吼叫声。我已经知道这是轮船在拉笛，所以没有害怕。

① “萨拉托夫”是鞑靼语，意为“黄色山城”。现今萨拉托夫州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州，位于伏尔加河下游，帝俄时期为著名的粮食贸易及锯木工业中心。

这时，水手急忙把我放在地板上，拔腿就跑，一面说：“要快跑！”

我也想跑着离开这里。我走到门外。昏暗狭窄的过道里空无一人。离舱门不远，扶梯上镶的铜块闪着光。再往上看，我看见人们手里提着背囊和包袱。显然，大家正在离开轮船——也就是说，我也应该离开轮船。可是，当我随着人群来到船舷，站在登岸用的踏板跟前，人们对着我嚷嚷起来：“这是谁的孩子？你是谁的孩子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人们推我、拽我、摸我，这样持续好长一段时间。最后，那个白发水手来了，他一把抓住我，解释说：“他是从阿斯特拉罕^①上船的，从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他把我抱到船舱里，往包袱堆上一放，就走了，还指着我吓唬说：“看我揍你！”

头顶上的喧闹声越来越小，轮船已经不颤动了，也听不见拍打水面的哗啦声了。窗户好像被一面湿漉漉的墙挡住了，舱里变得又黑又闷，包袱堆也好像涨大了，把我挤压在中间——一切都不妙呀！也许我一个人就这样永远留在空轮船上了吧？

我走到门口，开不开门，拧不动门的铜把手。我拿起盛着牛奶的瓶子，使尽全身力气猛击把手。瓶子打碎了，牛奶洒到我腿上，流进了高筒的靴子里。

我因失败而痛苦，便倒在包袱上小声地哭了，哭着哭着，含着眼泪睡着了。

醒来时，轮船又在哗啦啦地拍打着水面，不停地颤动。船舱的窗户亮堂堂的，像火红的太阳。外祖母坐在我身边梳着头，一面皱着眉头自言自语些什么。她的头发多得出奇，厚厚地披挂在两肩、胸脯前、双膝上，最后披散在地板上，乌黑乌黑的，泛着蓝光。她一只手往上提起沉甸甸的头发，另一只手费力地用稀齿的木梳梳那一大把一大把的发络。她嘴唇歪着，黑眼睛闪着怒气，脸在这么多的头发里变得又小又可笑。

今天她看上去很凶，但当我问她头发为什么这样长时，她还是用昨天那样温暖柔和的语调说：“看来这是上帝的惩罚——罚我梳理这些该死的头发！年轻时我为这把马鬃骄傲；现在老了，我烦死它了！你睡吧！还早哩——太阳睡了一夜才刚刚起来……”

“我不想睡了！”

“那就不睡吧。”她立即表示同意。她编着辫子，不时地往沙发床那边看，母亲躺在那里，脸朝上，身子直愣愣的，像一根绷紧的弦。

“昨天你怎么把牛奶瓶打碎了？你说话小点儿声！”

① 阿斯特拉罕是今俄罗斯联邦阿斯特拉罕州的首府，位于伏尔加河下游，东南临里海。作者父母结婚后不久来此安家。

外祖母说话时好像在唱动听的歌，她的话语像温柔、鲜艳、湿润的花朵，不费劲就被我牢记在脑海里。她微笑的时候，那樱桃般美丽的黑眼珠睁得大大的，闪闪发光，流露出一种无法形容的愉快，微笑时雪白坚固的牙齿快活地露出来。虽然黝黑的双颊上面露出许多皱纹，但整个脸盘仍显得年轻而有光泽，只可惜被那个松软的鼻子、胀大的鼻孔和红鼻尖给破坏了。她用黑色的银饰鼻烟壶嗅烟草；她穿着一身黑衣服，但透过眼睛，从里到外放射出一种永不熄灭、快乐而温暖的光彩。她弯着腰，甚至有点儿驼背，身材很胖，可是行动轻快敏捷，比得上一只大猫——她身子也真像这个可爱的动物一样柔软。

她没来以前，我像是躲在黑暗里睡觉，但她一出现，就叫醒了我，把我领到了光明的地方。是她把我周围的一切连成一根不断的线，织成了五光十色的花边。她立刻就成了我终身的朋友，一个我最贴心、最熟悉和最珍爱的人——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的人生，使我充满对付艰难生活的坚强力量。

四十年前，轮船走得很慢，我们坐了很久的船才到尼日尼，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一生中最初的这些美好的日子。

天气变好了。从早到晚，我和外祖母都待在甲板上，头上是明朗的天空，眼前伏尔加河如丝织锦绣般的两岸被秋天镀上了一层黄金。淡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，它不慌不忙，懒洋洋地用轮桨旋打着灰蓝色的河水，发出低沉的隆隆声。一只驳船系在船尾一条长索上，驳船是灰色的，模样像一只土鳖。不知不觉，太阳浮动到伏尔加河的上空。周围的景物也在时刻变换着。翠绿的山峦宛如大地壮丽服饰上华美的皱褶，沿岸耸立着一座座城市和村庄，远看像一块块甜饼干。金黄色的秋叶飘落在水面上。

“你看，多美啊！”外祖母一分钟不停地这样说，她从船这边走到船那边。她神采奕奕，容光焕发，高兴得睁大了眼睛。

她常常望着河岸出神，把我给忘了。她站在船舷，两手交叉在胸前，笑而不语，眼里含着泪水。我拽了拽她的印花布黑裙子。

“啊？”她哆嗦了一下，“我好像在打瞌睡，甚至在做梦。”

“可你为什么哭了？”

“我的宝贝，我哭是因为高兴，也是因为年老，”她微笑着说，“我真是老了，我已年过花甲了。”

她闻了闻鼻烟，开始给我讲稀奇古怪的故事，讲善良的强盗，讲圣人，讲各种野兽和妖魔鬼怪。她讲童话时，声音很低，很神秘，俯下身子对着我的脸，睁